靜娛亭筆記

靜娛亭筆記序

夫人抱玢豳效昕之學。擅合章通理之才。娩于寶之精微。甘子雲之寂寞。執古之諦聽。誦先之淸芬。毛毛然春規而秋矩。翯翯乎翔鳳而飛鸞。江都以儒術顯長卿以文章進。松茂柏悅。箕舒翼張。德輝所臨。鸑鷟術其丹采。直聲既昭。騶虞騰其白義。於以軒蓋帝載麯蘗皇風。比亞禮於二龍。許公明以一鸑。方將紹銅麟。何豈徒製錦烹鮮。以不剛不柔。貞百度以無偏無黨。定九流。由是攬轡起澄淸之志。側席膺　階昇之

任。願慰抱膝。效徵格心。豈非儒者遭逢之盛。然而風花舛午。才命升沈。琴韻既奏。伯牙乏鍾期之遇。鼎器雖宏。烹雞屈函牛之量。葩華蔣布。偏遺空谷之孤芳。鎩羽啁啾。孰聽樊衢之鳴鳥。握靈珠而匿耀。拊古瑟以銷聲。見之於吾師 子蓮先生矣。先生八桂流芳。雙榕擢秀。驅染煙墨。鏗調金絲。抽雞次之典。探龍威之藏。凡紫亩異聞。黃車軼事。莫不流談若海。著錄成帷。追夫政成三異。詩詠十奇。宋元友愛。人爲事。世仰德門。傳僧祐理縣。成名。家傳治譜。處脂膏而不潤。申

禮防以自持。西漢重仁恕。椽東里稱慈惠師。矧雅焉、

歌南國之甘棠。于于焉頌西都之神雀。方冀銜鱣應

瑞。沃承玉篆之頒。何期唳鶴興悲。遽痛金甌之缺。以

奉諱解組湘屯。人咸望東山再起。南國重來。而先生

無出山之意。良以流行坎止。東坡不合時宜。嗜古遊

榮。曼倩豈諧世俗。求褒曲突之功。徒起積薪之歎。蛾

眉見妒。猿臂難封。袞袞登臺。鄭虔之官獨冷。悠悠自

得。龐公之心常安。先生天懷淡定。不慕浮榮。幸生

堯舜之朝。何思何慮。宛在羲皇之世。以遨以遊。爲七

松居士作五柳先生怡志者搖華十乘插架者緗帙千函所著金粟山房詩文集固已丹篆羅胸吐陳芳之符采罌書盈掌搜唐述之精華其大者闡揚忠孝其小者箋釋蟲魚其麗者爲奕詞壇其奇者嶙峋辯圓决懿濞而使之暢恩鬱伊而使之伸猗歟盛哉茲又網羅逸事搜訪異聞成筆記十二卷是知分柳文暢之技足敵十人展麗士元之才原非百里也或者惜其鳳池未到鵠印遲來豫章出地早儲作棟之材和璧在山誰識連城之寶雖比卜商特進於十三行

之後徒憐虞塋自安於百六椽之中未嘗惟幄運籌徒分煙霞託跡嗟乎馮唐已老介推不言太冲詠史下僚懷古之悲虞卿著書秋士憂時之淚遂使臨浣紗之江越女照影而自憐袖運斤之手拙匠相率而呈技良可慨已不知通塞有命富貴在天紅休之器既通絲錯之文咸究以權奇倜儻之才加旭歷銳鋃之九貫逵之間不休有資津逮河間之事求是如飫謨觴於以怡襟抱達性情樹得靈檀杯傳照世精進不已未必非儒者安全之素志也紀篇　一經徒抱三

三載長違。雖任昉幼齡。亦傳銘月。而相如壯歲。未賦淩雲。經張茂先之娜嬛福地。對此懷人。記武平一之七穆。三桓因而考古。比明新投轄之錄。亦滑稽炙輠之談。一編入手。百讀傾心。不必黃州說鬼。奚殊丈室談禪。事多述舊。意轉生新。譬夫情田百頃。瑤林與瓊樹交花。文律九成。調露偕承雲競奏。銅川雖不宜於用。玉溪乃善用其才。是真道深於喻指。理妙於解頤者矣。湘東之管三品。自足流芳。河北之紙百翻。行看價貴。所惜龍文非刈蒿之具。固宜韜錫於匣中。或者

鳥鳴有伐木之歌。待遇知音於絃外。恰喜琅函披處。如獲記事之珠。從知玉札揮來。卽是牖民之鐸。受業

湘鄉曾紀鴻拜撰

靜娛亭筆記目錄

卷一

靜娛亭筆記卷一

賀縣張培仁紫驄

民以食爲天

民以食爲天穀者農之所自出也四民之中惟農爲最勞亦最苦石琢堂殿撰韞玉藝稻記云西磧山人藝稻於庭地廣一弓以時灌溉之及穫可得一斗穀客有過而笑焉者曰是穀也不給一夕之餐藝之奚爲也山人曰吾欲不忘稼穡之艱難故也客亦知樹藝之術乎四民之勞苦莫如農農殖百穀稻則其尤

難者也春而耕夏而耘歷乎三時以望其穫往往熯濕寒暑之不時以爲農害春秋記二百四十年之事書有年者三而已豈不難哉吾聞維暮之春農家浸穀爲種茁而成秧則拔而更植之縱縱橫橫之以成行非是則爲莖子稻雖穫弗豐繼此而耘薙去他草注水滿畦毋敢溢毋敢涸也稻根蔓延必手梳櫛之赤曜當天水如沸湯長跽田中不知蛇虺之出其下也七八月之間少休息矣然天多風惟旦夕籲於天無生災害花矣而多風則蘂多落而不秀穀矣而多

風則莖多折而不實熱則葉萎寒則膏涷幸而雨暘以時昆蟲不作入租官府而言其餘天之祐也國之福也不然則終歲之胼手胝足適以易其飢寒耳吾鄉擅江湖水利多膏壤江以南無蝗災似乎農者較他處爲易然夏月田閒桔槔聲晝夜不絕勞可知也今吾與子身居華屋終歲食稻粱非魏風所譏不稼不穡者乎吾不能同其勞且同其憂樂焉客去乃筆之於書

明代苛斂之重

偶閱平江縣志因知明代苛斂重重民不堪命矣錄出之知生今之世爲農爲商俱有熙熙自得之樂列聖深仁厚澤乃歷久若忘眞有帝力何有之意矣按志中所載田賦論云三代時貢助徹法皆什取其一倘已漢興天下大定乃輕田租十五而取一世祖建武中詔田租三十而稅一又何其輕也晉成帝咸和中始度百姓田取什之一稅米三升哀帝卽位乃减田租畝收二升唐初定租庸調法租者男一丁授田百畝歲租粟二石調者每丁歲輸絹綾共二丈綿

三兩輸布者麻三斤庸者每丁定役二十日不役則
戶納絹三尺德宗作兩稅法夏輸無過六月其秋輸
無過十一月宋制荆湖等路夏稅以五月一日起納
七月十五日畢秋稅以九月初一日起納十二月十
五日畢元初定制取於內郡者曰丁稅曰地稅取於
江南者曰秋稅曰夏稅貞元間罷湖廣夏稅改科門
攤增鈔五萬餘錠大德三年又改門攤爲夏稅而幷
徵之視江浙江西爲差重矣明洪武十四年詔天下
編賦役黃冊以戶爲主詳具舊管新收開除實在之

數爲四柱式冊首總爲一圖每十年有司更定其冊曰編審二十年令隨糧定區區設糧長四人度糧田畝方圓次以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編類爲冊狀如魚鱗號曰魚鱗冊大約以魚鱗爲經土田之訟質焉以黃冊爲緯賦役之法定焉凡賦役之法有田有丁有役田有租租曰夏稅曰秋糧凡二等夏稅無過八月秋糧無過明年二月丁曰成丁曰未成丁凡二等始生籍其名曰未成丁十六曰成丁成丁而役六十而免又有職役優免者役曰里甲曰均徭曰

雜泛凡三等明初立法未嘗不善以戸計曰甲役以丁計曰徭役自萬歷九年頒一條鞭法總括一州縣之賦役量地計丁丁糧畢輸於官一歲之役官爲僉募凡額辦派辦京庫歲需與存留諸費以及土貢方物悉并爲一條皆計畝徵銀折辦於官立法較爲簡便又正統間戸部援征倭播例畝加三釐五毫天下之賦二百萬有奇萬歷十年復加三釐五毫十一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三釐通前後九釐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爲歲額崇禎三年軍興於九釐外畝復徵三

釐其增賦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此歷代賦役之厓略也然至明季而繁重極矣不詳考明末弊政又烏知我

朝仁政之超出前古哉葢明有三征民之桑絲南布衦襖布縷之征也秋糧粟米之征也里甲均徭驛傳民兵力役之征也桑絲者民有田十畝令植桑麻木棉桑四十株科絲一兩五錢此夏稅也秋糧者準田均額輸米爲本色輸銀爲折色本色中存給本處者一二起運南京者八九其起運以民兌軍軍爲代輸

然耗費重正額外復有雜額其後遂練加餉米加三之一民反糴米納糧此秋糧之弊也里甲者百一十戶爲一圖圖以十戶爲里長餘百戶爲甲長一里長統十甲長不能甲者爲半圖城居者爲坊長坊亦計里凡十年一輪直本以督辦賦稅後遂責以供應其供應之額派有四曰祭祀銀鄉飲銀養濟孤貧銀弓張銀歲派之目亦有四曰淺船銀皮張銀枇木等銀預備派科銀其計丁糧而均派者五曰茶芽攅廨銀兩京藥材銀弓張銀銀器銀解衣銀坐派者亦五

曰各部物料銀黃白蠟銀歴日銀舉人水手銀其公費之目有十曰上司公用銀進表箋銀春秋各祭銀春冬鄉飲銀養濟孤貧銀新春雜用銀歲考科貢應試銀造冊雜解銀府縣修衙銀支用使客銀皆論糧不論丁而責諸里中坊長故民以田爲累一畝數金猶不敷用里長有力科派十甲里長無力追收不前則至傾家以應矣均徭者明初派額論丁不論糧亦十年一值役品官及六十者免役七十以上一子免舉貢生監雜職免謂之優免其餘皆十六成丁而役

六十而免以丁應役無所謂丁銀也自後乃有銀力二差力差者差役也銀差者僱役也又其後雖有二差之名亦皆一例徵銀銀差支爲祭祀之用者曰文廟崇聖名宦鄉賢山川社稷厲壇也爲公典之用者曰朝覲賀表鄉飲迎賓歲貢賓興部運也爲有司之用者曰公宴衙解什物鋪陳柴薪油燭也爲廩餼之用者曰書冊齋夫膳夫馬人廚役而齋郎樂舞膳夫則藩役也爲賑卹之用者布花也力差銀歲給實役者倉老斗級庫子禁子皂隸巡欄渡夫鋪兵京解也

就均徭中別出爲目則有驛傳盜兵民兼水陸故額
派有馬夫有差船其役亦係派銀十年一値論糧不
論丁然他役第供本境驛傳兼役境外境內則派銀
應役境外則輸銀協濟民兵者明初立民萬戶府至
景泰間令郡縣招募民壯宏治間僉民爲養馬機兵
按丁給僉點多者爲頭戶少者爲貼戶後遞減兵額
以銀輸部號革兵銀後又以派費盡徵於官皆取盈
於頭戶凡此四差流弊種種自立一條鞭法統計四
差之銀按丁糧而分攤之身一丁徵銀一錢四分稅

一戶徵銀一錢八分謂之田差銀銀輸於官官爲僱
役苦樂始稍均矣總之明以丁糧之增損爲有司之
考成故丁口有增無減丁糧既定父子祖孫世承其
賦雖田盡人稀不得減免若土著戶絕承其業者即
承其丁不許開除故時稱釘莊丁甚有官吏妄增丁
糧以禍者然無丁則糧指爲客籍派當紙戶蠟戶不
得應考於是又有買當丁糧以圖占籍者初猶止徵
丁正厥後賦斂日重民爭棄田避賦因增丁壯以益
催科一遍派丁田三丁七赤貧無計相率逃亡或投

縉紳豪族爲奴士習因而大壞奸民得蒙優免以逃差役則良善之應役者愈苦時諺云家有一頃田頭枕縣門眠當日窮黎苦況殊可憫也張李二賊乘機煽亂從者如雲夫非以民窮之故歟

國朝順治初除明季煩苛與天下更始革雜派四差銀改充兵餉十四年頒賦役全書凡地丁先開原額繼開荒亡次開實徵又次開起存起運則分別部寺倉口存留則詳載款項細數官員經費定有新規會議裁冗改歸正項本色絹布顏料銀硃銅錫茶蠟等項已改折者

查照題定價值開列仍解本色者照刊書價值辦解

於是箱獎一清康熙五十三年奉

恩詔有增丁無增賦實貽萬世無疆之休雍正四年

定攤丁於地之法使富民為貧民出身賦貧民為富

民供耕作以輸賦稅兩利相資益昭簡便八年設立

各官發廉而耗羨亦有定則無許加增乾隆十一年

停止婦女絹鋹三十七年乃并停織鋹百姓得優游

耕鑿之中休養生息官中有事召工給値如平人遇

大工大役三農晏然不驚從古所未有也民亦何幸

生此

堯天舜日中哉而教匪會匪猶輒思犯上作亂且藉賦斂爲辭宜爲覆載所不容已

讀以上兩說爲子弟者宜知生計之艱爲農夫者宜思　國恩之厚

減兵增餉

偶閱申報載減兵增餉議雖勢難暢於時局亦有可采處今錄於此減兵增餉之議起於數十年前而同治初年克復東南數省則皆賴歷年招募之勇而經

制之兵不閒有一軍足以勝殺敵致果之任者也髮匪自粤而楚徧擾江南北閒擄掠之衆更甚於前江浙爲天下財賦之區賊隨處搶擄足以供數十萬人之食而無憂餉需之不繼賊旣衆多則官軍分投防剿少亦不敷調撥而江浙各處又無最險之形勢可以據一方而操全算試思曾文正自安慶規畫漸逼金陵李伯相治其下游而左師又從浙之西南兜轉自外圍攻以防賊之他竄而作聚殲之計當日四面兜圍需兵若干設非招募勇丁則額兵不過充一十

分之一何能處處防制使賊卒亡於江浙而從此不
復更熾耶夫乃知從前所養之兵無一可用所糜之
餉無算爲可惜耳卽以海防論其勢不在於兵多而
在於兵精果使操練得法器械銛利熟悉海面形勢
周知中外情形一船得一船之用一人得一人之力
則雖十人中裁其九人而以十人之餉幷歸一人其
事亦屬可行蓋近來海防所重守口爲上而游擊次
之環東南萬餘里雖處處有海口而現在輪船鐵甲
實有不便駛入者故如前明防倭之法遍設置幾

偏衛岸在今日轉爲贅疣矣且水師船隻前代僅泊於內口現在輪船鐵甲必於洋面布置若能擇要地以駐之則敵船直入既可過禦卽敵船傍窺亦能移截一處賴有重兵而數百里洋岸可以無須伺之處所以船固不必太多而人亦無須過衆也守口之船務選至堅至大者其次等者則用以游擊遇有敵船在海岸無兵之處擣其虛而攻其不備卽以此等船礮應之總期一船可抵百船之用卽一人可代百人之力而餉精則不可不豐泰西用兵所以人心堅定

遇事能忍者原止在兵餉之足贍身家故其兵不多而有事時自能獲勝從前越海尋地者每至一處輒得其地而治之如英之於印度及阿美諸洲當時以英之地勢論之即盡其國中之兵亦不敵土人之多而況主客異勢勞逸異情謂欲得其地而治之豈可操券者乃居然成此大功膏美利於數萬里之外緣其所到之處皆無紀律之兵不若英之優於養勤於教之有功也顧以泰西兵餉之制欲我中國仿行之其事正不甚易泰西一兵每年之餉有至千金者該英

不足信 夫今昔其室家之耗衣食之費數倍於中國不至此數則不敷其一年之用而執戈之日不免内顧之憂故相沿如此若中國則每一兵歲有百金之餉其有家者已足資俯仰之需其無家者亦可積成家之費較之泰西不過十分之一而在中國自無慮兵之不精矣向例額兵之餉僅足供一人糊口故兵雖多而無用及招勇之制則每勇一名月餉約在三兩六錢之數已優於兵一倍矣核計 速兵米 成效已著於勦平髮逆之時今天津所練北洋水師及各省輪船上所用

諸色人等以兵餉勇糧核之特有加增惟各省有各省之章程或太費或偏枯耳竊謂海疆措置第一在選擇人材既得其人優其養贍以期兵心之專一勤其訓練以冀技藝之精工兵雖不多自敷於用餉雖太費而絕不慮糜由是環海萬里聲勢聯絡呼應靈通海防一事已全權在握矣抑有說焉用人之際急則召募不惜重貲及事稍平又事節省矣從前撫臺紅單船添募廣東水勇五百名月餉自十五兩至八兩今擬改爲額兵一律三兩且欠餉已八箇月矣恐

該處丁懲咨文作以今日創辦海防事事宜從忠厚是在當事者通籌熟計焉耳

視兵宜重

又有重兵說云昨錄東瀛新報言日本之募兵向有拈鬮之例拈得者入伍爲兵近有鄉人子拈得此鬮而不願往鬧輸官以銀二百五十元可免役商諸其父其父不允子遂懷忿釀成弑逆之案云細觀此事而後知日本之兵之不見重也果重兵則爲兵之人或者以技藝考得之或者世隸兵籍不列齊民之內

又何必行拈鬮之法哉拈鬮之法大抵以民不願爲兵之故始創此例以爲拈得者勢處無可如何只得低首下心束身入伍以示公平絕規避也然行一法必有一弊相沿既久轉開賄賂之門得以上下其手相承取巧此種風氣若令他國聞之豈不齒冷蓋選兵而拈鬮已非整軍經武之道納賂而獲免役更屬刻剝擄竊之尤日本近來效仿泰西自謂師武臣力不難比盛於泰西諸國而縱橫於太平洋海之上乃其選兵之弊一至於此欲其兵之日強也得乎泰西

兵制之善莫如德國兵器之精兵船之堅號令之明糧餉之厚無事有事皆成勁旅也　本朝沿前明之法滿蒙漢軍之外各綠營皆如舊制挑選身家清白年力强壯之民以入其伍糧分三等曰守餉曰戰餉曰馬糧馬糧之數倍於戰餉以兵餉之外又有馬乾也而馬兵中技藝精强卽可拔補額外由兵而官異日歷階至提鎮者其少時不過一兵而已明時增設武科亦有舉人進士三鼎甲之名乃轉讓行伍爲正途而以科甲爲傍階重兵之意於此可見至於餉糈

之外優卹兵丁如紅白喪葬等事則例有賞給出征陣亡則有卹銀已拔官階者蔭以世職調遣之時棚中設火夫以供衆兵飲食又有長夫以代衆兵挑抬傷疾則醫治之病廢則遣歸之而將官哨弁在營則甘苦與共生死與同尤必恩義相聯方可得力待兵不爲不厚無如生齒日繁物價漸昂兵丁所得月餉爲數雖不多尚可敷衍今則僅足供一身之糊口而已又況承平日久武備廢弛統帶各官多不得其人月餉每有剋扣以致兵丁所得愈微而民間之束身

自變者不能訛足也今欲仿泰西重兵之法不必別事更張只求爲將弁者各發天良則爲兵丁者咸循本分數十年之後中國之兵必不至遠遜泰西彼目本拈鬮以取之復納賂以免之者益不可同年而語矣

金觀察論鹽務

金梅生觀察云湖南北兩省舊岸爲川鹽占據二十餘年迭經江督奏請規復未能定議經戶部議奏請令淮南商人包足鄂庫九十萬兩津貼川鹽六十萬

果能有商出結認包於該二省邊餉無虧即將川鹽
停止等語川鹽占淮已久早成喧賓奪主之勢此時
即使淮南敢於認保包此一百五十萬之巨款一經
運鹽前往不能消足十五萬引勢必徒成畫餅况即
銷足十五萬引乃每引派攤多至十兩亦非商力能
堪夫淮鹽之滯銷不在乎荆襄宜之口岸不復實在
乎武漢黃德之口岸多私該四府額引三四十萬道
近年只銷四分之一並非戶口凋零實由川私越灌
使武漢黃德能銷舊額四分之三則荆襄等處縱不

規復而淮南已多銷十數萬引足抵議復川岸之數矣查川鹽之在川納稅者十五萬引也入鄂而完釐者十五萬引也過平善壩經淮員查驗者十五萬引也統湖北兩省武漢黃德荆襄鄖安德荆宜施長岳常澧衡寶十六府二州計之舊額定引其七十八萬餘道乃四百斤成引今係六百斤成引應折成五十三四萬引乃近年兩省所銷淮鹽約二十二萬引并川鹽十五萬引只有三十七萬引上下此外倘缺銷十六七萬引非眞缺銷也乃由於川中官商正引之

外尚有無數小販之私銷近年票商章程到岸之後鹽統入官棧由官督商與鹽行出售層層加以關鍵故流弊較少若現在川鹽情形則出井之地無商無票已絕少稽查沿途出運更無官無卡更全無約束安得不流弊百出自產鹽各井至平善壩千里而遙始有委員釐卡計斤徵釐而每包大至四五百斤多於淮鹽數倍勢難如法秤掣不過虛應故事所謂十五萬引乃就官商所運約略言之而未計私銷之數也且一到沙市並不查察一任鹽行水販順流直下

任意浸灌此實淮引受病之根以今日局勢而論先
令川省將有井若干坐落何處澈底清查造具細冊
每年各井即照近年所報之十五萬引作數分攤每
井應出鹽若干定以限制所有承運之商亦令先輸
捐款按引領照開具花名籍貫一如淮鹽之式自井
所至平善壩扼要設卡逐處掣驗必鹽數票數相符
方准下駛並選派明幹大員前往四川專司查核川
井出鹽總數不得於十五萬引之外有顆粒夾帶沙
市地方設督銷局酌委幹員凡川鹽到後全入官棧

存儲候各路商販來時覔官督商發鹽照舊例另給水程小票票上注明運往何縣分消卽船戶車戶花名亦一一詳載到岸後先行報明地方官俟消竣後卽以水程繳縣由縣繳局以資查對不得闌入下游淮界凡川鄂交界及武漢以上地方如查出有鹽無票之船卽全數入官作爲私論川中私販既不能於出井時多運又不能於分界外灌浸但能以商運十五萬引官鹽盤旋於荆襄四府一州之地則下游淮界不受川鹽一絲之累凡武漢黃德四府之民皆食

淮鹽自然加倍多消從此兩淮不爭復岸可也不包鄂鹽可也不貼川餉更可也在我乃遵
祖宗成憲并照戶部原文非格外出奇之舉荆襄既係淮鹽引岸今雖借運川鹽應受淮官約束而淮商淮竈一年多消十六萬引已與復岸望加之引無異每引收釐六兩以十六七萬引計之又可爲　朝廷多收帑項不下百萬較復岸後包繳九十萬一說此省雖盈彼省仍絀統計全局毫無益處者大不同矣川鹽十五萬引仍准行銷在川省不能以小民失業

協餉支絀爲詞矣淮鹽不望格外多銷但期武漢黃德之舊額不缺則淮南場竈百十萬窮丁貧戶自可喘息一綫此乃正本清源潛移默運之道果能實力奉行三五年後川井以次收束再將滇岸疏通則淮鹽舊有之規模十數年後不難全行規復矣

川鹽十五萬引有釐稅不至有陋規而無引之川鹽亦乘機混入矣蓋獎藪所在即利藪所在始而助餉久而生弊歷來已成錮習此川鹽所以難禁淮鹽引地所以難復也　此說乃持平

之論且中肯蔡以爲可行後閱金匱龔少蓮禮借箸錄歷數川鹽之弊由川至鄂設卡處皆不能杜私販之鹽不可計數始則以集利成局繼恐以結黨藐官而川販漸橫始知淮鹽引地一時未易規復也當事者必洞知其弊然後從此設想自有挽回之策否則空言耳

近日善政

金梅生觀察安清曰我朝斂民最薄國初歲入僅一千數百萬載在京江張相國集中雍正一朝整

理各省關稅乾隆一朝整理各省鹽法因而戶部歲入多至四千三百萬然大半取之商不盡取之民所謂重本抑末也嘉道之間國與民皆患貧奸偽日滋禍患相繼士習益漓民心益競其由來也甚漸其消息也甚微綜核名實返樸歸眞此固非一手一足所能致力也言嘉道以來　國與民俱患貧此言是矣然其端不起於嘉道間也我

朝定鼎以來

列聖之愛民也至矣普免錢糧厚卹災沴史冊所未

見也民間休養生息久矣到處皆安居樂業則藏富於民而國自富大小各官雖未必盡廉幹而陋規之外不能朘削閭閻廉吏亦易爲然極盛不無少衰乾隆中葉以後習尚愈侈酬應愈廣紛偽亦愈巧試觀袁才翁儉戒一篇知在上之撙節儉者束下之嚴而下之巧取更甚矣加以福康安之驕奢自用和珅之貪縱欺蒙其私家之財物無一非小民之脂膏 國家之元氣也雖屢奉 明詔處家則去奢崇儉莅官則實事求是而此等習氣未能盡除正所謂其來甚

漸也譬之一身少壯氣盛之時不知愛惜精神恣意聲色初自不覺其憊四十五十時則百病叢生矣今者大亂初平　聖明在上事事悉歸公議但能持久不變美意中自生良法延訪內必有異才風俗蒸蒸日上當綱紀肅淸之際必無竊權如和珅輩者日愼一日風俗蒸蒸日上矣

李制軍虛衷詢事

金梅生觀察曰嘉道年間河患最甚而水衡之財亦最糜東南北三河歲用七八百萬居度支十分之二

一由於乾隆中裁汰民料民夫諸事皆由官給値纔而嘉慶中載可亭河督爾加料價兩倍故南河年需四五百萬東河二百數十萬北河數十萬其中浮冒冗濫不可勝計各河員起居服食與廣東之洋商兩淮之鹽商等凡春闈榜下之庶常及各省游客皆以河工爲金穴覘其勢之顯晦爲衙署之多寡有自東河至南河揚州而廣東四處獲一二萬金者至道光末年國用大絀湘陰李石梧尙書督兩江詢余以節經久計余對曰積弊已深操之急徒生亂耳千金

之堤一蟻穴足潰之未可以囫圇嘗也必十年而後可公曰次第行之誠善亦有說乎余對曰首三年當定年額三百萬以一百萬支長年歲修一百萬辦緊要工段一百萬爲各官公費用度及游士部胥之安置行之三年凡緊要工程已具減爲二百萬再三四年減爲一百五十萬再三四年減爲一百萬則無可再減而通工固若金湯無懈可擊而十年之中崇實黜華雖有誅求責望亦必日有所減十年後歲需一百萬仍可永慶安瀾即官與民皆有高枕之樂究其

賞五十萬即足於公事其五十萬仍以贍公中之私而已

又云李石梧尚書性嚴峻丰采凜然督兩江各官股栗而曼才若命余時爲州佐時時召與長談其時河帥爲潘芸閣以治河者聲年老多弛事畏公嚴峻先自劾行矣公攝河篆謂余曰國帑若是支絀而潘歲糜度支數百萬厥咎綦重特以翰林大前輩不欲其暮年罹法故隱忍之余對曰潘公何罪公愕然余曰河督與封疆異河事一不慎費帑千萬賑貸之數猶

不與焉潘公七載安瀾所省多矣公無言余又曰潘公之罪不在於貪尚有甚於所言者公大驚曰豈非謀反叛逆乎余曰非也河工以人才為急必平日識拔之培植之策勵之成全之始可收得人之效潘公自恃其才人才一道漫不知省始而請託行焉繼則更有甚者故今日通工文武數百員求一辦事之才不可得矣變不可知一旦有警誰堪當其任者此則大臣負國之最甚者耳公撫掌擊案稱善者再曰以爾才識余任兩江五年中必力薦爾為河督幸自愛

又問曰其巡捕數人交通關節宜恐劫之余曰自來巡捕一差誠屬終南捷徑至於佛門廣大固已無所用之公笑曰然又問其幕友楊姓在此開典業要皆無文積資借乎余對曰楊姓開典乃其母舅范姓運票鹽致富所貽不盡由於硯田所入但以河督幕友即在本地開典不知避嫌謗由自取又問一書吏胡姓交通官場無弊不作常籍沒置之極典余曰此等人城狐社鼠無大伎倆不肖者自爲熒惑耳未必官官皆與之往來也況悖入者必悖出非廣爲結納安

得有聲燄諒目前所積已無多金然吏性好狡責之急必多牽引若遽興大獄必多投鼠忌器者若寬而後繳不免虎頭蛇尾之誚驅逐之足矣不值發千鈞之弩也公又曰部議用錢河工獨不可行乎余對曰河工夷險任指顧間錢質至重比運往已不給於用矣故不能不用銀以一車兩馬數百里旦夕可至隨地易錢足以濟急況公在蘇撫任內已奏明各項不能不用錢文獨河費則否不慮前後矛盾乎公又問河工人才孰優孰劣余對曰此時人才不競到處皆

然不獨河工在屬員大都循分供職在上司不過節短取長而已優與劣無大異也公曰郎同一循分供職亦有長短余曰知人甚難虛聲甚不足恃有名有名而無實濟者有極闇淡而極可取者非與之共事實不敢妄評若以世俗混混之黑白為對則公閱之已熟無待鄙言所以殷殷下詢蓋欲其真知灼見耳惟某人才具開展可支緩急某人篤實精細事事不苟此外無可注考矣是日所論十數事余皆抗論逆其意公獨深納之嘆為忠直夫以兩江宮保之重而

許一小吏盡其言公平日之淵衷偉量無我見無容心可知矣

錄此一則想見古大臣虛懷下問集思廣益之風深有合於夫子不爲已甚之意可見王道必本於人情也世之好說官話自示體面其實萬不能行或行而更致僨事轉不如仍舊貫之爲愈者豈少也哉後一段泛論人才亦屬近情之說凡眞有才者必不矜炫一旦手握斧柯一切應爲之事必由平易中做出方可行之久遠此

事李公行述中未載見水窻春囈錄

疏通京官

偶見萬侍御培因條奏京官補缺之難請設法疏通一摺足徵侍御爲國家愛惜人才之意其意以爲京中各部員須十餘年方得補缺補缺後又須十餘年方邀記名簡用道府進之於少壯之時用之於衰頹之歲以有用之精神擲諸虛牝豈不可惜爰思設法疏通以勵人才而作士氣吾恐終無可疏通之法也缺少人多班次太繁近日各衙門又有保舉超補

之法捷足者或可先登守分者終歸向隅可勝嘆哉
即如外官惟候補知縣一班人員尤爲擁擠每省總
在一百員以外每年補不到一員至速亦須五十年
方可補完疏通之法自在公而且明之大吏矣

經世文續編序

李次青先生曰善化賀氏經世文編成於道光中葉
迄今四十餘年名卿巨儒接踵而起宜必有蒐討而
賡續之者饒子新泉篤素好古取近時文章家擇其
言之足以經世者用賀氏法分隸入條目以類相從

名曰經世文編續集夫政隨時而損益其因革異同之事成跡則具見於文章故同一河也昔之南行者今則北矣同一漕也昔之河運者今則海矣同一鹽也昔用綱法者今則票矣同一兵也昔用旗營者今參以練勇矣同一邦交也昔之交易口外者今則朋游中土矣其他禮樂刑政並有變通蕃自賀氏成書後數十年間而政事之沿革已若此宜文之日出而加盛也有一代之政事知有一代之文章萬古日月光景常新雖百世可知也

士大夫有用世才者達則操政柄窮則持清議以聞於時差貿禆補闕失觀次青先生之言知度古者固蹈不學無術之譏而泥古者拘而鮮通以之處常尚虞積弊之日滋況以之處變哉粵匪初起時勢漸蔓延時形猖獗有勸某大吏速即籌餉招練新勇以守爲戰蓋深知綠營之兵不足恃也某大吏斥之曰吾聞調兵以剿賊未聞招勇以剿賊事遂決裂亦泥古之一端也

歐人分據各島

彙報載歐洲各國不肯輕啟兵釁論云歐人之通海道也始於阿非利加洲葡萄牙人始開埔頭於殺朴荷蘭繼之英吉利繼之遂爲諸國東道之逆旅於是西境沿大西洋之北英法各國皆建埠通商此外英則有亞丁法則有阿爾及由阿洲至東南洋印度一隅其幅幀之大埒於中國觀法顯之所紀載元奘之所經歷諸國毘連幾於星羅棋布而英盡抱而取之自餘諸島國或屬西班或屬荷蘭或屬於法皆剪滅其社稷役使其人民今日環顧亞細亞洲中國之外

日本而已越南爲法據緬甸暹羅爲英據阿富汗現已覆亡波斯僅成孤立亞洲全土英人幾有其半而猶未已也豈不爲之寒心亞美利加洲所有精華會萃之處已盡爲英法所割據當歐洲未通海道之時每日相攻伐殺人無算歷一千數百年間滅者僅二一曰波蘭一曰匈利亞而其餘如故也歐洲戰事其載於前史者如羅馬之統一疆宇日耳曼之征服諸邦英之糾合列國以制法在近日則如俄土之相爭而英法助土以攻俄以及普法之鬥嗹奧之爭皆爲

宇內有數之戰法王拿破侖英將挖林登皆以善戰名其為戰也機捷於雷霆勢掃平山嶽一事僅拂彼此即以干戈相見矣從未有遲回審顧而不敢遽發者自法蹶普興之後諸強國乃不敢輕於言戰如英之援土但見其今日調水師明日調戰艦駐泊何處鎮過何方而俄之於英亦若將日事於戰爭電報遙傳皆云俄師出矣英旅陳矣而久之則寂然也然則今日之歐洲其不敢輕啟兵釁可知矣蓋以火器之制愈精血肉之軀當之無有不糜而齏粉之微百鈞

之彈摧堅洞剛可以平城郭壞村舍極其所至不難赤地千里自有兵事以來未有慘酷至於此極者也歐洲諸國伎倆相同設一交鋒敗者固無論矣而勝者亦喪失實多固不敢輕於用兵也然此歐洲之福非他國之福自歐洲而外火器軍械戰艦水師誰能與之頡頏若使避其所難而圖其所易殫心以勤夫遠略吾亞洲其能高枕而臥哉

俄人議立戰規

近聞歐洲各國在荷蘭會議新立戰規擬纂入萬國

公法會從此議者俄羅斯國也以近時火器猛烈益增每一戰動以千萬計慘不可言其大旨云戰陳之際所用軍器毋許過毒雖於其開當追奔逐北之時敵兵手中不持軍械者毋得擅加殺戮但拘縶作俘囚而已毋許用炸裂致火之物以殲屠眾亦毋許當夫情幾窮蹙之時不准其求免一死即使毀城抗命累月窮年而後拔之者亦毋許屠其城殲厥類如兵入敵境凡城垣有礮臺濠塹有守兵者則可圍之村落之中並無戍卒毋許焚攻會堂神廟藝院書院醫院

不得焚燬如得敵人地安撫其民亦不必驟改其風俗輒易其規條境中辦事文武不得妄加之罪所征賦稅毋得增收宜以其地所入之財裨益其地之民如衙署公所可取為我用至於戰時所收之船隻貨物電標鐵路議和之後宜按其價值之多寡以給之以上所議諸條意美法良誠不愧仁者之用兵按我中國之用兵恩威並用德刑相濟益除惡務盡周之所由興脅從罔治夏之所由治二者法不同而意同非寬猛之互異也蓋古來政寬則民慢慢

則詳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此其道循環而迭相用我　朝　列聖相承深仁厚澤浹洽人心乃有揭竿跳梁弄兵潢池者此非出於誅殺不可蕩去而民安所謂辟以止辟也否則其亂亡未有已時反側之徒從而窺朝廷之動靜以爲即使叛逆亦不見戮則作亂者蠭起矣此其操縱之間自有權衡原非煦煦孑孑者所得而窺也然我讀俄國所定之戰規而深有感矣此其言不出諸弱國而出諸強國豈欲爲收拾人心計乎第其言

則藹然仁人之言也

日本旱稻

申報館主人曰中國之六穀曰稻粱菽麥黍稷有宜於水田者有宜於乾田者而喜雨畏旱則一也從未聞有宜旱之六穀更未聞有宜旱之稻種今竟有之產於日本日前有一英人告予曰我國家因印度連歲旱災實由印度地方每苦雨水常少令人各處求覓不畏亢旱之物以便種植庶免饑饉之苦乃近日於日本覓得稻穀一種性不畏旱其種植之法須用

鐵鍬鬆土置種於中以土掩蓋不須灌漑即能發生並可不必分秧再插又無旱槁之患此據日本農夫所言如此現已合如法種植如能與地土相宜或可不至因旱復成巨災時是亦足見造物之仁又足見造物之奇也惟恐世遭大旱人多餓莩故特降此一種穀可以禦旱災而全人命天之待人可謂厚矣是以日本近來所產之米不可勝數與人得此嘉種或不至再憂旱魃之爲虐也豈非天地降生之至寶哉中國西北各省連年旱災顆粒無收人皆相食若能

得此穀種何至有凶年飢歲哉

勒中丞解事

福建巡撫勒少仲中丞疏云竊照州縣為親民之官胥役鮮安分之輩詐贓斃命科罪綦嚴定例地方官於衙役家丁因事釀命失察處分均應降調即自行訪拏究辦亦不得藉詞邀免惟思丁役滋事之案全賴該管官隨時摘發按律懲治方足以昭儆戒若業已自行拏辦猶干降調處分則州縣自顧考成必至憚於發覺丁役洞知底蘊轉得肆其挾持上司見聞

所及勢難深燭隱微下民愚懦可欺未必盡能控訴是處分愈嚴諱匿愈甚臣愚以為欲除衙蠹之害當絕瞻顧之私與其立法過密而隱庇適快奸私何如吏議稍寬抉摘至無顧忌伏查逆倫重犯隨時懲辦恐多諱飾未定處分嘉慶十八年間欽奉諭旨遵行有案其餘命盜雜案疏防失察各處分一經拿辦均准寬免查銷則丁役滋事失察處分似亦可變通辦理應請嗣後家丁胥役詐贓滋事違犯釀命查係該管官通同婪索知情縱容或知而不舉別經發覺

者應仍照舊例嚴議治罪外如實止失於覺察自行
訪查究辦者由該管上司確查隨案聲請免議倘有
揑飾瞻徇情弊另行專摺嚴參如此則該管有訪拿
之權無降調之慮可以有犯必懲而家丁胥役咸知
本官無可要挾自當謹凜刑章不能以身試法矣
此案已交部議未知可邀允准否想手掌銓衡者
洞達人情自不致與勒中丞意見相岐也而中丞
整頓吏治之苦心昭若揭然中丞所議者僅此一
端想其胸中所洞悉者何止此一端蓋不知州縣

苦況徒然刻覈從事者皆斲削　國家之元氣而
不知政體者也
禁賣軍器以制盜
近日盜賊充斥刦掠之案日有所聞甚至戕事主拒
兵差火藥刀鎗儼同大敵推原禍始謂盜賊之恣肆
無忌者以軍械之莫不備具也軍械之莫不備具者
以市肆之公然出售也彼有洋銀數元卽可購火鎗
一具用以衛已卽用以傷人由此糾合亡命動輙數
十人一隊地方安得而不被其擾商民安得不被其

害乎誠欲弭盜必須申明厲禁凡各店中有軍械出售者宜隨時派官查核即有各村莊各商船置以備不虞者亦須殷實舖戶擔保如是則有所限制盜賊之軍械日久必多朽壞臨時不適於用則收捕必易乃制盜第一良法也故欲使盜賊失其所恃必自查禁民間之私藏軍械始欲民間不私藏軍械必自約束舖店之私售軍械始

軍器之禁各國皆有行伍中人如有　犯事者革追

軍興以來召募鄉勇至承平而退撤　其所領器械

必令繳歸本管營官不許攜帶以去例禁綦嚴所以防閑官兵者如此自咸同用兵以來軍器之流落民間者不可勝數或為賊匪之所遺或為潰軍之所棄或鄉有團練請領於官而事畢未曾繳出或遣撤勇丁攜藏在身而營官未經驗收在良民得之不過為守望之助匪徒得之適濟其行兇之具也通商之後外洋鎗礮售入中華在和約中原不許外國商人隨地販賣必有某省某營委員奉到憲札咨明各口關道照會洋官然後交易所過

關津即以此爲查驗第各處盜案事主報官往往
有强盜施放洋鎗拒捕者其鎗果何自來耶大批
鎗礟按照和約原無私相授受之事第恐小人貪
利或將用過廢鎗收而修補或造中國式之鎗
或向洋人零星購買種種設法購得之後賣與盜
匪得數倍之利又有鐵匠在僻處代賊打造火器
以及各種軍器無不獲厚利者此等之人爲虎添
翼而使之狂噬商民其設心可惡其貽禍甚大此
而不嚴查嚴辦吾恐盜賊之徵漸張悖逆之亂殷

發不遠也應照强盜例不分首從皆斬治亂民不得不用重典

破散會匪告示

近日會匪各省多有敢於明目張膽顯然叛逆約期糾衆起事者已於楚北省城見之若非其同夥武弁某先期報信不可問矣所謂伏莽於莽大可慮也偶見漢鎮張司馬所出告示明白勸戒是破散會匪及邪黨之妙法示云照得會匪謀爲不軌雖經破獲然閒漏網之頭目尚多如果潛來漢鎮有知其藏匿地

方者即赴本分府衙門面稟俟拿獲後訊係眞實頭目確有憑證當分別大小稟請上憲重給獎賞決不宣示該引線人姓名致貽匪黨報復之患若該線前被協入夥恐將來獲匪懷恨仇攀即可照自首之例寬其既往加恩免究其各遵照毋懷疑懼惟不得挾嫌妄指善良致干重咎切切特示

各省何不照此意出示庶匪徒畏同黨之反正易於敗露而有所懾攝亦未雨綢繆之良策也若待

如湖北之會匪形迹詭祕若非

神明默祐幸有會中昔與同黨者反正則必然決裂矣此不過一紙之費何俱寂寂爲

輪船達重慶

自宜昌設立通商馬頭以來百貨流通中外民商咸沾利益或云宜昌雖立馬頭所惜者其路不能直徃重慶耳漢口至宜昌其間無灘水爲逆流而大艘亦尚可行宜昌至重慶一路灘險太多縴路寔畏途也然西商云灘雖險船亦可行蓋洋船十餘丈喫水數尺中流而行或可無碍華船所以屢瀕於危者以中

流水勢極大多靠兩岸而行耳若許洋人赴該處通商必然創造合用之船以冒灘險而行之無慮盍歐洲水路亦有險灘彼已講求有素也行之一二年我華人亦從而效法焉此舉若行則二月方達之危路可變爲數日卽到之坦途商樂其利民遂其生豈不美哉申報

西人得新地

近日西人新探得北般烏那入達顏地函致其友云那入達顏者山打根之屬地也距山打之南有河曰

乾那八達顏紆流而入於海若拏舟泝河而上六七百里易輪而帆駛入內地一千三百餘里而遥兩岸土地肥沃人民稀少平原廣闊一望彌漫數百里皆桑麻五穀烟葉甘蔗沙谷米諸物居民悉依平遠水山聚族結廬於其顛大木陰森質美而堅利於造船制器水邊嘉果纍纍爛熟過者取以果腹一舉手之勞耳魚蝦充斥水濱土產燕窩冰片以布帛易之獲利不啻倍蓰數年前有數十酋盤踞積不相能互相攻擊華人至此者未能安居今則我國家設有營房

敢爭鬥平寃抑且有巡船往來河上民情安堵大異
曩時其未習教化之野人悉驅之內地商旅亦無盜
賊之虞自山打根取道而入計程一月有餘不愧清
平世界又按乾那八達顏有當房之最遠者曰卑農
嘉河口建築礮臺曰馬田礮臺近日華人商於是地
者日衆有二西人曰丹備曰吉里與當道立約買回
伊洛披喇海濱之地將大事興作華人得此消息定
當源源而來　按孔那八達顏為山打根所屬之一
山打根又為婆羅洲諸部之一推之中國南洋羣島

碁尼星羅如錫蘭島如檳榔嶼如噶𠺕巴如蘇門答拉物產莫不饒裕即于婆羅洲相隔一水之摩鹿比克亦著名之大島也明湖子申報館中人有友曰金楷理者美國博聞之士也嘗與之論時事金君每嘆中國事當爲而不爲者指不勝屈而事之最可惜者不就南洋羣島分設理事司教等官以收拾海上之人心爲經久不變之計因叩以民數幾何曰中國人民散布於南陽羣島有冊籍可稽者二十兆有奇恐未必如是之多想日久滋生蕃衍爲數自必不少嗟乎觀目前之事意金君之言然

則中國執政經理南洋島可緩乎

中國生齒日繁今有此等安生之區可貿易亦可耕種是可喜也又聞南洋某島產一樹結實如芋如薯土人不知耕種食之以代五穀較中國之桄榔麵外國之沙谷米似更勝之如能收其種與日本之旱稻並植焉則我中華永無荒歉之患以下采申報

論開礦之益

中華有礦之地半皆民間產業山地田蕩無不納糧

於官礦在地中官欲取之是奪民之業也前明萬歷年間礦使流毒天下若彼皆奄竪也但知責令富戸獻金以爲礦中所出而已若當時特派廉明大員早有今日西洋機器以之興辦則明季之富可立而待何至遼東有警戸部只存銀八萬兩而束手待斃哉我朝二百餘年不敢輕言礦務乾嘉以後上下莫不患貧道光一朝雖勉强支持已有難以敷衍之勢至於咸豐年而力絀矣開捐抽釐納粟補官諸獘益甚不可究詰設令道光之世查辦鴉片一事當局者

虛中采訪藉悉中外情形不至鹵莽滅裂激成大變而仿取西國諸法以興地利以裕民財以紓國用則髮逆之亂何至如此敗壞而捐輸可以不開卽開亦可以不濫成也迄今會匪捻匪南北皆有伏莽其餘諸弊亦未能盡除正切杞憂推原其故不得不歸咎於辦理鴉片一事起手之諸臣也乃今大局尚可支持若仍不變通以擇地開礦而采之則理財之法已窮 國家大用將安出也夫歐洲之人講求開礦矣精矣乃亞洲之上如土耳其阿富汗印度諸國則與

中華同在一洲皆仿西法一律開採何以中國猶謂未可耶聞阿富汗之鄰邦阿類別諳地方查出一金礦爲天下各礦之冠刻期開辦夫阿類別諳小國也國小民貧安能有巨款興辦惟習聞泰西風氣君民通財合力并作將來餘利一體均分故能成此善舉耳我中華如能派明幹大員妥立章程示民以信則股本之集尙非難事採煤鐵以利用採金銀以富國正其時矣但須敦請西儒之精格致識礦苗者審擇旣確無游移無冒昧則股分之財自不妄費矣

華地多礦

東西各國之所以致富强者全賴礦務苟不開礦則煤無所出鐵無所出何以行輪船火車何以製槍礮船艦利國便民胥在乎是中華地大物博其利之蘊於地者當倍蓰於東西各國及今而自取之煤可以供輪船之用鐵可以供製造之用若金銀銅礦則其用尤多明知其有可開之礦而必拘守成見使之終祕而不發此何爲乎且開辦之法皆集商糾股而爲之不費國家一毫之帑倘開採得法將來中華可以

官無窮之利而近聞言官有請禁開礦者以爲除業經奏請開辦各礦仍照常開採外其餘未經奏請沿江沿海等處之礦一概不准再開此何爲也哉度其意必以爲沿江沿海洋人往來之地設或開礦恐洋人生心不知洋人如欲生心何處不可即如緬甸已爲英人踞其要害且欲由旱路以通中國豈由於開礦之故乎就江西一省而論礦苗甚旺而民間困苦異常設或開辦礦務則瘠苦之民皆可招之爲工日得一二百文足以糊口養家矣即現在開平之煤礦

隹而且多該處亦向來瘠苦現在民間皆有欣欣向榮之意未聞盜賊竊發而温台等處未經開礦反有黃金滿之匪黨滋事齋匪等又竊發於清淮武漢之間舂開礦則若輩有利可圖即有匪徒且爲利所束縛人人皆有進餉何肯甘爲盜賊自罹於法網此理易明不待智者而後曉然也

輪船局生意漸盛

上海輪船招商局告白云查第一年本局祇有伊敦一承請稱星利運和衆及承領閩省船政衙門之海鏡

等六船洋人尚無戒心第二年添購十船規模日見恢宏洋商遂生忌嫉竟將往日水脚甯波二元半減至半元長江五兩減至二兩天津八兩減至五兩彼恃其本厚利輕驟然跌價欲以牽累我局孰知各省大憲無不維持大局各省商民無不歡附中國輪舟彼船官利雖輕而貨少我船官利雖重而貨多未見我不勝於彼也竊討從前洋商各船除開銷外每年獲利數百萬自本局設立以來闘其盈餘有限是漏巵已塞銀不外輸矣本局旣裝漕糧固其本招徠商

貨培其末斷無不旺之理即如旗昌輪船公司在上海爲領袖初立局時僉謂難與頡頏而本局竟以洞庭等船往來長江以分其利以大有等船往來甯波以掣其銳是以未及兩年旗昌已有退讓之志或謂長江甯波等處不應添設碼頭徒佔成本十餘萬不知不設碼頭則轉口各貨無可攬載豈不讓旗昌之獨佔甯波生意乎或又謂本局輪船只宜專走天津以收漕運之利不宜分赴各口與洋船競勝不知洋商不辭險阻航海數萬里無非爲圖利而來豈有食

毛毯上之火於本國利權所在不思擴充一任外人久踞耶或又謂輪船侵奪沙船生意若輪船全歸洋商是眞使尊矣今本局之設自管事以至水手皆中國人與搭客語意相通催募精壯之人不使闒茸習海上操舟各務日臻嫺熟以酬實用貨物之轉輸既速風濤之保險可濾矣試再進而論之收回利權固是目前要着況未雨綢繆設有調遣不患無船益於國者一也洋商不能高擡水脚之價行旅自無浪費之嗟而船載各貨莫不照應周到不至如洋船

之不相顧借其益於商者二也各處設遇水旱偏災立可裒運米穀以濟之挹彼注若兩得其利有益於民者三也 丁丑三月

西人集股之易

中國未設招商局以來利源皆歸西人自開創招商局以後華人乃漸思自擅其利然在開創之初猶恐有其利者必有其害不得不以小心行之蓋謄此任者固非可輕易也近年以來根基漸固獲利較豐觀其每年所繕清單頗有蒸蒸日上之勢仁和保險公

司計股本銀三十五萬兩按年給息一分五釐外餘俱存爲公積以年來生意平順獲利較豐卽開拓新加坡舊金山等處保險生意利益漸多復公同商議除照本給息外另派餘利一分五釐自光緒元年十二月起至六年年底止已共給息二十五萬三千餘兩而本局所派之餘息尚不在內其獲利厚矣近日我中華之利藪往往爲西人所佔雖明知之而不能與之爭者以西人之舉事也殫其心力竭其資財專心而爲之且君民有通財之道朋友有假貸之情故

西人之舉也易其成也亦易中國則不然創一謀利之事旁人已竊竊焉議之一有不成訕之笑之及其將成妬之忌之財則無可通力則無可假故中國之舉事視西人爲難乃仁和保險公司不畏其難而成效已彰彰可據若此雖曰由於衆股之贊成而經理其事者亦可爲膽識兼全矣他若香港之東安保險公司常安公司萬安公司保險之利其效如此則招商局輪船之益也大矣夫輪船與保險事屬兩岐而實則歸於一本有如許保險生意則必有如許輪船

生意第輪船所獲者爲水脚與保險所獲不同耳近年招商局輪船愈行愈遠有至英國者有至美國者西人所取於中國者中國卽可取之於西人其獲益豈有涯哉辛巳二月

此議與高采烈大爲我華人生色天道剝久必復轉歉而嬴之機兆於此矣所慮者招商局輪船駛至美國洋人忌之有暗中作梗之說抽豐者多稍不如其意有聲言將摓彈章以爲挾制之說此皆得之局中人所自述者良可嘆也天

下事創始實難守成則易中華創設輪船以來亦有年矣駕輕車以就熟路此其時矣願我華人同深慶幸而保護之所以富民者即所以富國尤願當事者慎終如始積誠意以化西人嫉忌之心知人而善任量入以爲出就已成之效精推未竟之功廣而又廣此固華人同深企望者耳

論勵精圖治之益爲洋布局而發

昔先相斯律楚才嘗謂太宗言興一利不若除一害

生一事不若減一事世推爲名言不知此二語流弊甚多人情安逸樂而苦勤勞喜省事而畏多事自古帝王勵精圖治不殫勞知天下事不能有利而無弊要在得人不得人耳得其人則利多而弊少不得其人則利鮮而弊叢徒恐其興一利卽生一弊多一事卽生一害屏而不爲則眞因噎廢食矣以機器織布創自英人泰西各國從而效之獲利不知凡幾數年前中國有人亦欲效之招商集股購地造屋旋以經理非人事未成而弊日出一時遂據以爲口實豈

其然哉自與西人通商以來中國之銀流於外國而中國日窮其大宗不過二端鴉片煙外厥惟洋布查近年各省所銷之洋布每歲不下三千萬兩外洋之織機日增中國之行銷日盛以至中國所產之布滯銷小民之生計愈艱其勢已不能杜絕則惟有自行開局仿辦潛移外洋之利權隱維小民之生計前閱上海織布局新訂章程所陳中國機器織布勝於外洋者約有三利大畧言中國棉花本輕一利也人工價賤二利也水腳減省三利也故以試辦三百張織

機器之每年共需開支銀三十六萬八千餘兩可出各種布二十四萬疋約可售銀四十四萬四千餘兩除抵本銀可餘七萬五千餘兩提而行之十年之後中國之漏巵可塞而局中需用男女工作皆資於近地僱用小民生計亦不無裨益是則其利固昭然共見矣尤可恃者事雖由官發端一切實由商辦官塲習氣一概屏除事關創始購買機器僱用洋工其中每易叢弊然苟實心爲之其弊亦無自而生所望董其事者毋妄苟且毋事彌縫行見是局之成翹數千

年未有之利挽數千萬外溢之財功莫大於是矣抑更有善焉若局中既僱洋工當選華人之穎悟者從之學習務致其精數年之後華人之精其藝者既多即可分置各州縣設局興辦如此則洋工之鉅費漸省本輕則利愈厚由此推之機器織綢之舉厥利維均蓋絲本輕人工賤水腳輕三者與織布同且織布僅行於中國不過塞中國之漏巵若織綢能行於外洋并可獲外洋之厚利刻下中國公司日盛商務日有起色然而出口之貨除絲茶外並無別項大宗如

織綢公司之局可成中國之綢通行外洋豈非獨開生面哉是尤不可不得人矣光緒八年九月

如運司清廉

天津運使如冠九如山卹商告示云為傳諭蘆綱宗商事照得本司蒞任一月於茲詳閱卷宗博採輿論舉凡弊之太甚者若不力加禁革何以興鹽利而肅鹺綱整頓鹽務首在裕課裕課必以恤商為本查爾等各商平日居家儉樸急公納課者固不乏人而起居奢靡以至蕩產虧課者十居五六與其縱欲敗名

曷若顯華崇實爭先輸納課稅何足以裕　國帑俯足以保身家至認辦引地順辦引地租辦引地試辦引地代運代課代銷等名本屬公事轉爲私貲向以引地之大小定使費之多寡自數千金至二三百金不等總目之曰認退費積習相沿群不爲怪取者甘心自利蹈簠簋不飭之嫌予者籍端鑽營忘與受同科之罪本司實深恥之自此曉諭之後一概革除倘本司署中有人藉名撞騙索詐許該商立即指名稟究決不徇縱該商等亦當激發天良移夤緣之資爲

交庫之款本司愛人以德理應如此為㧞除陋習恤商裕課起見諭之不厭再三倘商人復敢以身嘗試定即照例嚴辦勿謂言之不預也

心如傲雪之松筠德似濟時之霖雨足徵白山黑水毓此偉人此示當盥手焚香誦之　恤商即以裕課眞名言也近有沽名之人既欲賺任復圖清譽或陽博整頓之名略裁一二小利或於臨去時裁革陋規以狥衆意甚或從而取利焉後任之賠累與否不復顧也此等人未免干

大造之忌　陋規之害民者應裁至於相沿既久上下相安受之以供辦公之用有餘則助其貧苦之同寅而推及親友焉且須量入為出我能節用尚可敷衍而不可以概他人君子於此應有權衡處脂膏而不潤誠盛事也或留此一項成一善舉亦已行其心之所安也後任之受與不受聽之可也若都轉因商力疲乏而裁之的是正辦惟有嘆服而已

前晤平江余大令士鏡年六十餘矣從山西棣

縣引退挈眷而歸渼曰在任三年得以平安回里者都統法公之恩也此缺每年所入僅可敷衍而無餘向歸都統管轄爲親臨上司例有三節兩壽之獻每年須七八百金法公卻之一無所受曰汝只認眞辦事此金即所以犒汝也後其子在京景況甚窘來省其父圖饘粥貧各屬員公湊千金爲程儀公峻卻之僅支廉俸二百遣之歸其廉如此可謂一塵不染矣予老矣三年所餘將二千金遠道迢遞歸又值山東河南匪

徒之變繞道而行川資甚鉅藉此僅得到家尚餘千金將買薄田並課徒以終老焉言次感嘆不巳法公名福禮滿洲人與如公皆東方之賢者故并記之